

院藏中日書帙之保護與維護 析述

■ 高宜君

書籍不僅是文字的載體，更可視為見證文明進展的產物，惟其材質脆弱、卷冊繁多不易保存，故歷代以各種保護材，製作成保護書籍的裝具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舊籍計有216,507件，內容包括宋代以來歷朝刊本、活字本、鈔本，以及少數高麗及日本刊本、鈔本，重要收藏有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、摘藻堂《四庫蒼要》、天祿琳瑯、武英殿刻本、方志、內閣大庫、山陰沈仲濤氏（1892-1980）研易樓舊藏、及楊守敬氏（1839-1915）觀海堂藏書等，是一座研究歷史文化、考察文本源流的學術寶庫。本文除了探討中、日傳統書帙的特色異同，也將以本院典藏介紹幾個修護實例，讓古人愛惜藏書與今人維護古物的理念，一起被真實地保存起來，繼續流傳下去。



圖1 | 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》皇極殿陳設本所用護書木夾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古籍保護

早期人類將圖像、符號或文字記載於甲骨、金屬、岩石、竹木和絲帛等各種天然材質製品上。這些記載雖可流傳，但因數量少，複製速度緩慢，因此對於傳遞資訊與知識廣泛效應相對不足。紙的誕生，讓文字所傳達的知識便於寫錄、閱讀、收藏、攜帶與流傳，加上印刷術的出現更增加了知識的普及。紙張書寫印刷裝幀後便成書，古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記載了人類過往的活動紀錄、智慧結晶和發明創新的結果。

然而，古籍是難以保存的物件，收藏時最怕遭遇水火蟲侵襲；如何妥善保護這些書籍，歷朝歷代官府、書院、寺廟乃至民間百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。以中國清朝乾隆皇帝為例，為了在紫禁城內專門貯藏《欽定四庫全書》這部大書，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敕諭訪寧波范氏天一閣規制修建文淵閣之際，即取古人「五行」理論中黑色主水之說，將屋頂覆以黑色琉璃瓦；閣前另闢一水池，亦可用來滅火防災，確保藏書的安全。日本則是自室町時代（1336-1573）以來逐漸成立了公私立圖書館收藏書籍，代表性的藏書處為足利學校圖書館和金澤文庫。從目前現存足利學校屋頂上，還可以見到中國古代傳說中龍頭魚身的祥獸「螭吻」，取其形象傳說能夠祛除祝融的肆虐。

除建築體大環境的重視，自古以來書籍保護除直接放置於特殊材質的書櫃、書架，更以「木匣」或「函套」（以下統稱保護盒）來包覆書籍，便於插架、抽取、整理，也使保護功能更臻完善。合宜的保存方式，可以阻隔光線、灰塵，減少書籍受到紫外光、酸性物質與霉菌孢子等危害因子的直接傷害，並降低擠壓、摩擦、碰撞等外力所造成的損

傷。但身為第一道防線的保護盒，對於這些危害正是首當其衝不可避免，尤其保護盒與相關裝具、配飾具其製作歷史、材質、技術之意義視為文物的一部分，在修復時應給予同等重視，納入整理修復工作的規劃與考量。

中式保護盒

中國傳統書籍裝幀形式的演變，從紙張發明到印刷術的出現等種種因素與使用需求，發展出卷軸裝、經摺裝、蝴蝶裝、包背裝、線裝等不同的裝幀形式。為了因應使用者的收藏與喜好，保護書籍的方式也有囊篋、帙、函套、夾板等多種類型。

函套的出現，乃是伴隨書冊制度的流變而生，很難論斷確切時間。春秋戰國時期，以「篋」作為書籍收藏的保護裝具；簡策收捲捆紮後，可置入布囊或篋中，以便貯存。根據《戰國策·秦策》所載：「乃夜發書，陳篋數十，得太公《陰符》之謀。」描述蘇秦（?-前284）從十幾個箱子裡，找到姜太公所著書，發憤鑽研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記載：「中黃門田客持詔記，盛綠綈方底。」唐代顏師古注曰：「綈，厚繒也。綠，其色也。方底，盛書囊，形若今之算勝耳。」皆說明漢初已開始以厚布囊袋盛放書籍、公文與信函。「帙」又做秩、裘，《說文解字》釋其義曰：「帙，書衣也。」故作為包裹書籍之用。從文獻及現存實物來看，帙的材料有竹篋、紙張、麻布、絲絹等。葉德輝（1864-1927）《書林清話》卷一〈書之稱函〉引羅振玉《鳴沙山石室秘錄》提到：「敦煌石室所藏卷子，外皆以細織竹簾包之，蓋即竹帙之一種。」對照現存敦煌遺書來看，保護材質除竹以外尚有紙、麻、絲。《書林清話》又云：

書稱函者，義當取于函人之函，謂護書也。漢時卷子裹之以袱，其名曰裘。……是其制以竹織成，與後書所云緋帙者有別。然則同一護書，則竹織者當稱函矣。……是以四卷為一帙，蓋亦視本之厚薄多少定之。總而論之，梁以前裘以裹書，梁以後裘以函書。故裘之名微，而函之名著矣。

「函」本意為裝盛、容納，可意指盒子；「套」覆蓋在外的意思，函套有如書的外衣一般。此外，還有「夾板」一類，即是使用

與書冊（葉）大小相同之木板，從上下兩面把書冊（葉）包夾保護，再穿繩綁縛。（圖1）書籍形成與轉變，由卷軸逐漸過渡為經摺裝最後轉為方冊，而各朝代對於保護書籍的材質與方法也相對多樣，有竹、粗布等，使用材質的不同可代表著書籍種類與等級的不同，顯示出前人對於藏書之用心。演變至今，函匣成為目前書籍主要的保護用具，與囊帙的用意相當。（圖2）

葉德輝《藏書十約》說：「北方多用紙糊布匣，南方則易含潮，用夾板夾之最妥。」



圖2 |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，以朱漆錦地與剔黑技法之木盒盛裝四合套與書籍。 作者攝



圖3 | 以紙板為芯，外包覆錦布，內貼粉箋加工紙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4 | 以木板為芯，外包覆錦布，內貼粉箋加工紙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5 | 《欽定熙朝雅頌集》函套裱布為磚紅曲水地串枝牡丹紋，上下面開放之「四合套」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| 《欽定熙朝雅頌集》函套展開圖內部裱紙為明黃灑金箋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7 | 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函套為六面皆為封閉之「六合套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| 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函套展開圖，內部裱為絹布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早期匣作技藝並無文字記載，多以口傳身授的方式代代相傳，到了明清時期文化藝術活動頻繁，促進了囊匣行業的發展。清康熙年間（1662-1722）內務府下屬機構造辦處，即編設「匣作」一組，其中匣作年份與運作情形，可從清宮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記載中可略知一二。¹另外《武英殿修書處檔案》也詳細記載了內務府修書時書籍、函套所用的材

料。從院藏古籍函套可見，函套多以紙板或木板組合而成。（圖3、4）板材可以保護書籍，免於搬遷持拿時碰撞，也可部分隔絕光線與蟲害。板材外層由織錦或紙張裱貼包覆而成，最後再以別子從函套側邊穿插固定，防止鬆脫。就形制觀之，可分為「四合套」和「六合套」兩種：「四合套」是由同書冊大小相似上蓋、內蓋、底部之板料所構成，將書籍前、後、左、

右四個面加以保護，屬半封閉狀態（圖5、6）；「六合套」則由大小九塊板所構成，比四盒套多出上下兩端的封板，書籍置於套內可防止光害，屬封閉狀態。此外另有與六合套功能相當，僅內蓋形式的變化不同，或呈祥雲、山形、回文或月牙等造型，增添裝飾性較強的美觀效果。（圖7、8）

日式保護盒

西元五世紀時，中國及朝鮮移民將造紙技術傳入日本，直至七世紀日本政府設立專門機構負責製造紙張，自此承襲了中國傳統書籍製作與元素：紙張、墨料、雕版印刷技術，甚至是書籍製作的風格和出版體系。

穴倉佐敏在《必攜 古典籍·古文書料紙事典》一書中，依文字內容與裝幀型態，將江戶時期以前書籍裝幀分為七大類：卷子本、糊綴、帖裝、線裝、紙搓綴、一枚物、疊物等，其中卷子本為最早的裝幀形式，捲收方式與中國相同。到了室町時期（1336-1573），出現

將紙張連續折疊成冊，與中國經摺裝相似的折本。接著，受到使用習慣與印刷術的影響，出現「粘葉裝」。這種裝幀方式，與中國宋、元時期盛行的蝴蝶裝相同，即將書頁文字內容朝上，分張堆疊，最後將折疊處（版心）粘貼在一起。江戶時期（1603-1868），出現四目式綴訂，愈趨近於今日常見漢籍四眼線裝的形式，書頁文字朝外對折、堆疊，書冊正面和背面添加封皮，再於書腦適當位置鑽孔穿線縫製。不同於中國的是，和裝舊籍在縫線部份還有其他變化，如六眼的康熙式綴訂、九眼的麻葉式綴訂和十二眼的龜甲式綴訂等不同縫製的方法。（圖9）

日本傳統保護書籍的方式，受到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影響頗深。從現存奈良平安時期（794-1185）傳世書物中，尚可看到以細竹、絲編織而成的保護巾。（圖10）書籍保護盒以紙作為芯，在紙板表面上黏貼布或紙，使紙板相連包圍書本。「帙（ちつ）」原意為防止書籍損壞，依形式不同，又分為「無双帙（丸



圖9 | 從左而右依序為粘葉裝、四目式綴訂、康熙式綴訂、麻葉式綴訂、龜甲式綴訂。 作者攝

帙)」、「四方帙」、「箱帙」等，基本上以蓋子、內蓋和底部三個主要部分組成。「無双帙(丸帙)」類似於中式四合套，將書四邊包覆，僅露出僅上下部份，因為內蓋變化的不同，又可細分為「鏡帙」與「半袖帙」，而「四方帙」則與中式六合套形制相當，將書本六面完全包覆。(圖 11、12)「箱帙」則為封閉式盒子，最後以上蓋和內蓋蓋上。以上皆可以別子從函套側邊穿插固定，防止書本鬆脫。(圖 13)

保護盒修復原則與案例分享

保護盒修復主要目的是為了修補其損壞的部分。損壞大多是因為使用者的習慣，或是經歷某些事件，導致現在的狀況。因此可以經由修復讓殘缺在視覺上變得不顯眼，折斷的位置可以重新接合，缺失的部分可以使用填補品，不穩固的部分則可以補強，修復的原則是盡量「呈現」出物件的「原貌」，因為盡量減少過多的修復處理。以下以院藏

中式《御製全韻詩》、《督統將軍新疆大臣名單》與日式《針灸資生經》保護盒作為實例，說明其損害情形與修復過程。

乾隆年間劉墉(1719-1805)刻印進呈的袖珍本《御製全韻詩》保護盒，除了別帶斷裂外，盒內也出現蟲蛀痕跡。此因錦盒數百年間屢經反覆開闔，導致接縫處的織布磨損。另保護盒上固定別子的別帶，出現織品纖維斷裂的狀況，倘若不加以注意，會增加別子遺失的危險性。另外蟲蝕造成木板材與裱紙部分缺失。在盡量保存前人的形制與材料前提下，修復時以相似度與可逆性高的修補材為首選，分別加固上述缺損處，而不製作新的保護盒來做替換。缺失的裱布以經緯相當，顏色相近的素色布來做貼補；蟲蛀孔則以纖維素粉加甲基纖維素加以填補，最後覆蓋顏色相近的紙材。(圖 14、15)

嘉慶年間《督統將軍新疆大臣等名單》插套邊角轉折處斷裂，造成名冊無法存放。



圖 10 以細竹與絲線織成保護包袱巾 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集，《特別展奈良國立博物館の名寶——一世紀の軌跡》，奈良市：奈良國立博物館，1997，頁47。



圖 11 鏡帙《周易正義》日本室町期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



圖 12 | 四方帙 韻鏡 日本享祿元年釋宗仲泉州翻刊宋慶元三年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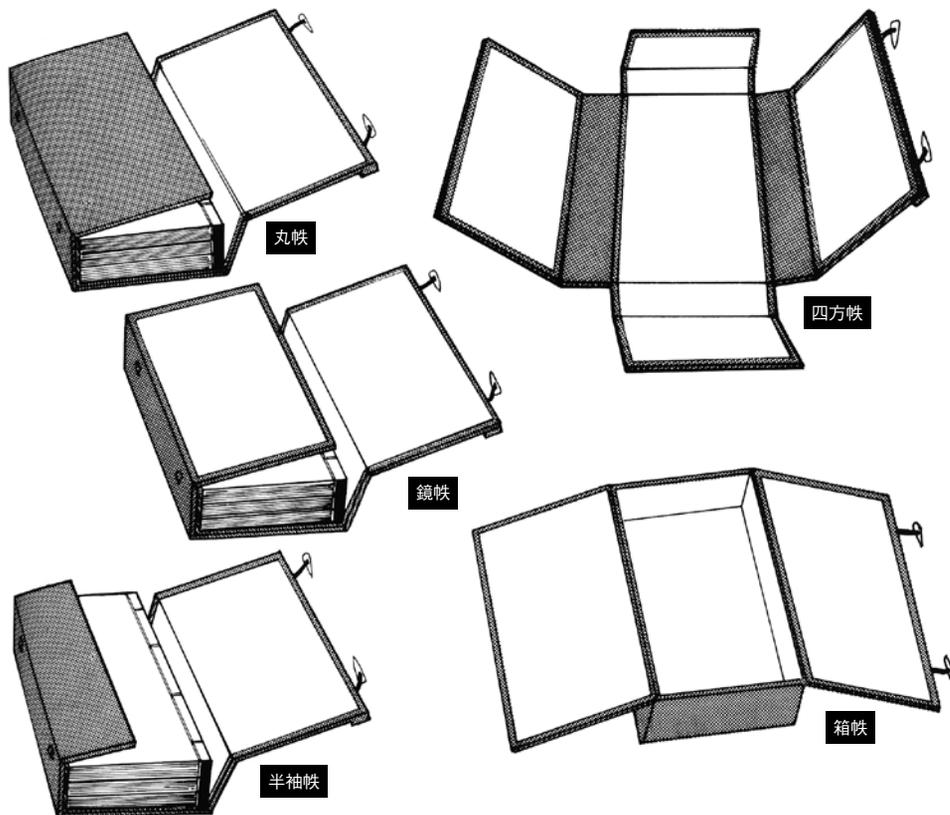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3 | 日式保護盒 取自Ikegami, Kojiro. *Japanese Bookbinding: Instructions from a Master Craftsman*. United States: Weatherhill, 1986, 93

早期製作時以黃色馬糞紙板為底，外裱藍布，形制、材料雖為簡單，但在保存原物的前提下，修復時以吸塵的方式先將盒上髒污吸除，再以顏色相近之布料加固。另外，筆者推測保護盒會斷裂，乃因抽取名冊時產生摩擦所致，故將修復後名冊以聚酯片圈住，減少摩擦力，另再設計一拉取的舌片，讓後人輕易地抽取名冊，除起保護作用，也儘量維持文物於最安全、穩定的狀態。（圖 16～19）

日本寬文九年（1669）《鍼灸資生經》保護盒為日本特有的保護方式晝紙（たとう），即以日本長纖維紙張相黏成板，厚紙

外層塗有柿汁或漆可防濕氣，將其折疊，用於包裝，型式類似於帙（ちつ）。目前保護盒有變形、浮開和磨損的狀況修復這件保護盒時，首先將紙張浮開與狀況不穩定的部分用漿糊加固。接著，以顏色、厚度相近的日本紙，依蟲蛀孔洞形狀逐一填補。（圖 20）最後處理盒子邊角皺摺處，攤平後以長纖維紙張加強結構。（圖 21）此保護盒經過局部加固與補洞後仍保有原初型態，可持續發揮保護書籍的功能，也讓後人見證日本寬文時期藏書文化與材質技藝之一端。（圖 22）



圖 14 《御製全韻詩》保護盒修復前別帶斷裂情形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5 《御製全韻詩》保護盒仍修復後保留其原形制與材質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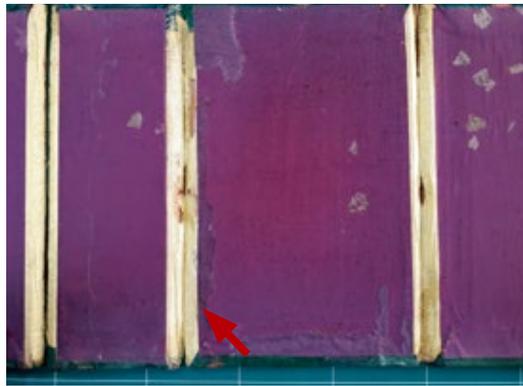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6 《御製全韻詩》保護盒背面局部：左以纖維素粉與甲基纖維素填補孔洞；右最後以相似顏色紙依形貼補於上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結語

文物是人類文明的結晶，而博物館人以其專業將文物保存以流傳後世。博物館保護工作會考量當下的資源、文物的性質與需求等。並不是每件文物都有相同的修復方針，就像是醫生為病人設定療程，也會因病人的狀況及病情加以治療，而平日的保養、預防，更能延長壽命，文物的預防性措施正是如此。另外，典藏環境的控制也是重要的一環，意指管理保存環境的溫度、相對溼度、光線、污染物、害蟲及黴菌等。就紙張而言，較適合保存紙類文物的溫度介於 20 ~ 25°C 之間，

理想的相對溼度應在 50 ~ 60% 之間，紙本的照度則以不超過 50 勒克斯為原則。庫房空調冷氣系統可加裝濾網，過濾空氣中的灰塵及污染物。選擇無酸的用材也可防止貼身材料對文物本身造成傷害，此外進館時檢疫以及定期檢查建築物環境，封閉對外出口，在縫隙及重點處擺設補蟲屋也都是控制蟲害的方法。

人類早期生活用來保護書籍的材料、型式多樣，經過不斷演進，而出現眼前的保護盒。早年日本深受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影響，中日書籍保護盒皆是書包袱所延伸的產物；中式四合套與日式丸帙為左右捲包的概念，而中式



圖 17 以相似顏色之布料黏補《督統將軍新疆大臣等名單》之保護盒破損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8 以漿糊加固布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9 《督統將軍新疆大臣等名單》保護盒：左為《督統將軍新疆大臣等名單》套修復前側邊裱布斷裂情形；右為修復後保持原有材料，並在名冊外圍覆蓋聚酯片，便於收取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六合套與日式四方帙則是上下左右開闔的概念，開展後可平鋪於桌，如同包袱巾一般。成套書籍數量繁多，持拿不便，成書所用多為手工紙張，紙張材質柔軟、易於受潮。因此，在整理、收藏與檢閱古籍時，若多了層有硬度的板子，對於書籍的保存確實有幫助。

近年來文物修復的觀念逐漸成熟，主體所附屬的配件也陸續被視為文化歷史的一部分，因此保護書籍的保護盒亦可視為書籍的一部分，越多線索的存留，將有助於後人瞭解當

時的環境背景。看似平凡的保護盒也能發現許多資訊，如製作材料、名稱、版本、卷次、收藏題記、條籤等，這些一路走來的歷史遺留，也代表著不同地區與不同方式的保存文化與工藝技術。因此修復方向儘量以保存文物本身真實性為原則，修復時避免過度的處理，詳實記錄修復時的處理材質、技術與步驟，讓保護盒的歷史意義更增添一筆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

圖20 逐一將蟲蛀孔洞邊緣打薄，以利補洞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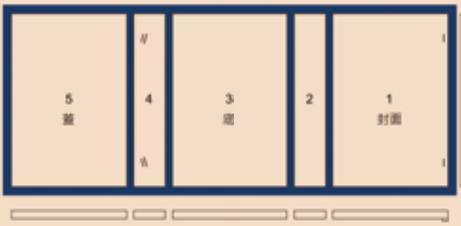
圖21 以長纖維紙張補貼，加強紙層耐折力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



圖22 《鍼灸資生經》保護盒：左為《鍼灸資生經》保護盒修復前紙張磨損與糊開情形；右修復後，保有原始型態、材料與使用痕跡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

註釋

1. 造辦處最初設在養心殿四周的平房內，故稱「養心殿造辦處」。造辦處是內務府的下屬機構之一，成立於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。造辦處為官辦作坊，集中全國優秀工匠到北京，專責製作、修繕、存儲帝后及宮廷需用的各項物品，具體承辦製造、修繕各項器物之事宜。造辦處內又分成不同的「作」、「處」、「廠」、「館」，例如：匣作、輿圖處、玻璃廠、如意館等。

	中式（以《御製讀尚書詩》為例）	日式（以日本東京博物館樣本為例）
名稱	四合套	丸帙
開闔圖示		
展開圖示		
長度計算	1 書長	1 書長
	2 書長	2 書長
	3 書長	3 書長
	4 書長	4 書長
	5 書長	5 書長
寬度計算	1 書寬+版厚 ×2+1mm	1 書寬+4mm
	2 書厚+版厚 ×3	2 書厚+4mm
	3 書寬+版厚 ×2	3 書寬+2mm
	4 書厚+版厚 ×2	4 書厚+3mm
	5 書寬+版厚 ×1	5 書寬+1mm